

葉聖陶集

2

叶圣陶集

第二卷

线	下
城	中
未	厌集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叶圣陶集. 第2卷/叶圣陶著. —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
2004. 11

ISBN 7-5343-6035-8

I. 叶... II. 叶... III. ①叶圣陶(1894~1988)一文
集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—作品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2876 号

第二卷目录

线 下

孤 独·····	3
平常的故事 ·····	20
病 夫 ·····	33
错过了 ·····	50
游 泳 ·····	56
桥 上 ·····	66
校 长 ·····	82
马铃薯 ·····	94
一个青年·····	111
春光不是她的了·····	130
金耳环·····	153
潘先生在难中·····	164
外国旗·····	184

城 中

前 途·····	197
演 讲·····	206

第二卷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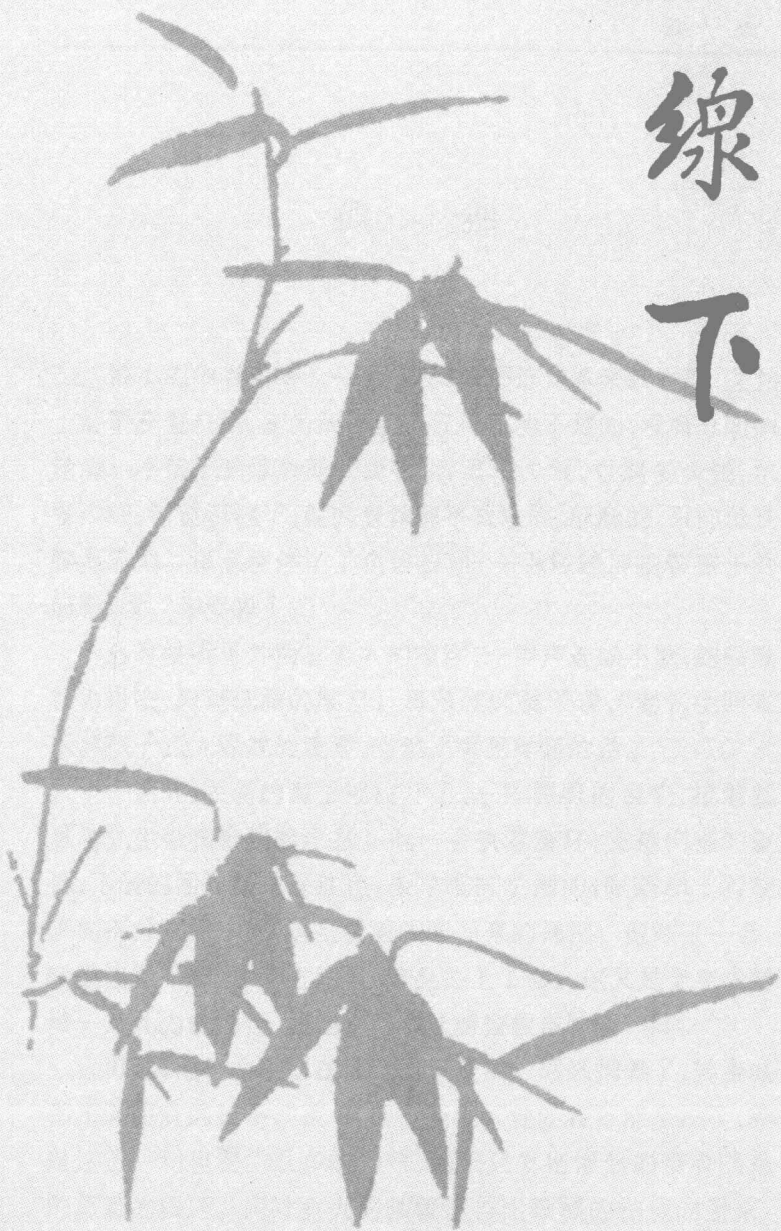
城 中	211
双 影	225
在民间	231
晨	241
微 波	255
搭班子	271

未厌集

遗腹子	283
夏 夜	294
苦 辛	305
一包东西	317
抗 争	325
小 病	343
小妹妹	353
夜	361
赤着的脚	372
冥世别	375
某城纪事	380
李太太的头发	396
某镇纪事	406
附录：前言	417

编后记(叶至善)	418
----------	-----

線下



孤 独

很小的中堂里点上一盏美孚灯，那灯光本来就有限，又加上灯罩积着灰污，室内的一切全显得不清不楚的，没有分明的轮廓。小孩子听母亲算伙食账，青菜多少钱，豆腐多少钱，水多少钱，渐觉模糊了；他的身体似乎软软的，酥酥的，只向母亲膝上靠去。母亲便停止了自言自语，一手轻轻地拍着孩子的前胸，说，“你要睡了？”

这时候听见外面有老人的咳声，一声声连续不歇，到后没有力再咳，只剩低微的喘息。母亲就向孩子说，“老先生回来了。”孩子正入朦胧的境界，当然不听见母亲的话。

一会儿，关着的窗子被拉开了，一阵咿呀的窗响，接着就是老先生带咳带喘的声息。他一手执着窗环，支持佝偻的躯体；干皱的面孔泛作深红色，像个喝醉了酒的；眼眶和上唇胡须的部分有些水光，这是伴着咳喘而来的涕泪。他站了一会，呼吸略微平顺，才跨进门限，转身关上了窗。这又是个至少要费一点儿力的动作，使他不得不扶着窗棂再咳喘一阵。

可是，他的左手却在袖管里只是掏。后来掏着了，转身喊那正入朦胧的孩子，“孩子，要不要吃？”他实在不能多说了，就是这么一句也费了很多的力气，结果只发出惨然的带有喘息的尾音的语声。同时宽大的袖管里伸出颤颤的枯瘦的手来，

拿着个鲜红的福橘。

母亲推动孩子的身体，暗示地说，“老先生给东西你吃，你要不要？”

这“东西”两字似乎有特别的魔力，孩子在朦胧中听见了，而且嘴里的唾沫忽然多起来，一口一口尽是咽。他伸出小手迷糊地说，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那一只手却只是擦自己的眼睛。

“在这里，”老先生走近孩子的身旁。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他将橘子送到孩子的眼前，一手除下戴着的风帽。

孩子觉得眼前清楚极了，“红的，圆的，不是很好吃的么！”同时鼻管里闻到一种可爱的香气，于是嘴里的唾沫来不及咽了。至于他的小手再也禁不起这种诱惑，径向老先生手中取那个橘子。

老先生的手却缩了回去，他以引诱的神情对着孩子，很丑地笑着说，“你叫我一声，我才给你。”他站定了一会，喘息平了，咳嗽也不作了，居然能说比较长的这一句。

孩子绝不理会，却走前一步，伸着小手追那向后逃遁的橘子。老先生的手尽向后缩，但没有小手那样敏捷，终于被捉住了。老先生还是握住橘子不放，引诱似地笑着说，“叫我一声，叫我一声。”

母亲又暗示了，“乖的，快叫一声，叫一声就给你吃。老先生！老公公！”她相着孩子的脸，笑着向老先生努嘴，希望孩子明白她这表情的用意。

可是孩子竟不明白；一只手不成功，第二只手就来帮助，只是将老先生的手指扳开来。老先生知道难以拒敌，便放开

手指说，“你拿了去吧。”他立刻觉得刚才对于孩子的要求没有意思，只不过自讨没趣罢了。孤独的感慨像乱云一般叠满他的心中，使他只是捻着灰白的胡子，站在那里。

胜利的孩子却已剥去了橘皮，送一片橘子到嘴里了。他牵着母亲的衣袖说，“我们睡吧，我要睡了吃。”

母亲正觉得不好意思，见孩子这么说，便故意呵斥道，“你真不乖，不肯叫人却要吃东西！吃东西也罢了，哪有到床上去吃的！”

孩子并不觉得这两句有严厉和可怕的意思，还是拉着母亲要走；拉了一会，又放了手送一片橘子到嘴里。母亲本来就没有反抗他的心思，现在他再三要走，便站起来向老先生说，“那么请老先生到房里去吧，趁我们这灯光，进去点火便当一点。开水藏在草窠里，你自己取了喝吧。”

老先生正在看孩子吃橘子，想那孩子堂皇地吃他的胜利品，绝没有他老人家在眼里，便感到异样的空虚，好像身体也没有一点儿质料似的。等听到屋主人催他进房，他又爽然自失起来，“原来我不应当逗留在此，我只配拘囚在那个小天地中！”他于是走向室左隅，从衣袋里取出个钥匙来，开那里的一扇门。

伛了背，运了腕力，失神的老眼用了无效的注意，好容易把锁开了；但又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喘。因此他不能便推门进去，却扶着门框站住。

孩子手里的橘子已去了大半，再迟一点儿要不能躺着吃了，便催着母亲快走。母亲以禁抑的声气说，“等一会！等一会！”但她也不免望着老先生的背形皱眉。她想，“他这么咳

喘，原是平常的事，为什么今夜特别难抵挡呢？”

喘息没有全止，只是略微轻而匀的时候，他便推门进去。凭外间射进去的微弱的光，他摸索火柴，划着一根，向一支白烛上点着。晕圆的光显出个晕圆的境界，境界以外的东西却依然隐伏在昏黑之中。桌子上积着灰尘，经老先生衣袖的拂拭，就画成些不成样的花纹，这是显然可见的。其外茶盏，饭碗，茶壶，煤油炉，酥糖的残屑，熏鱼的骨头，杂乱地摊在桌上，都很清楚地呈露它们的面目。

外面屋主人说，“你已点上了火，我们进去了。”就听他们母子两个走向里边去了。“呵，怎么得了！”老先生感叹一声，低微到几乎听不见，就转身掩上了门。

他又想起开水在外间的草窠里，重又开了门，在暗中摸索着；后来拿到了。试触壶壁，却是不大温热的。入室关门之后，就点起煤油炉来，把水壶搁在上面。煤烟蓬蓬地腾起，他全然不知道；却又是气吁吁的了。于是慢慢地坐在床上，那床靠着后壁，正在晕圆的光以外。

他过这样的生活将近二十年了。被袱不给整理，临睡时就把它盖在身上，起身时任它堆着。还有些时令已过的衣服，不需用的汗巾钱袋之类，也随便堆在床上。这样可以免开箱子关箱子的麻烦，又可以增加一些被袱的功效，虽然渐渐觉得身体担当不起，但多一些温暖到底是好的。若在白天，就可以看出他的被袱和蚊帐是灰黑的，几乎不能相信先前也是鲜明洁白的材料。这大半是煤油炉的影响，尤其是煤油炉由他使用的缘故。

他坐着休息，渐渐朦胧起来；但是恐惧的心情使他不敢就

睡。最可怕的难关要算早起和临睡了。扣上或是解开一个钮扣，褪下或是伸进一只衣袖，都要引起剧烈的咳喘。等着等着，一阵咳喘平了，才敢再动。但第二阵咳喘早又在预料之中了。要完全睡得宁贴，或完全穿好了衣服离床，非一点两点钟不可。他每天有这么两回困难的功课。他实在怕极了，如果能够不睡，他也十分愿意。可是到夜不睡又怎么办呢？

他似乎听见沙沙的雨声，模糊地想，明天出门又受累了。但立刻觉察这个念头不对，便支撑着走到桌子旁边，匆忙地提起水壶，嘴凑近去吹那炉火。炉火不就灭，一口气过时，火焰仍竖了起来；煤油气却弥漫于室中了。老先生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，先把火焰旋得很低，再一吹，才吹灭了。

他斟了一盏开水，两手捧着，靠在床上慢慢地喝。两手温温的，很舒服，相形之下，两脚觉得冰冷了。六十多岁的年纪，血气早衰了，冬夜的寒气又尽把他包围得紧紧，所以虽然穿了蒙古人穿的那样的厚棉鞋，差不多像没有穿什么一样。但也没有法子，伸进被窝里去暖着正不是容易的事呢。

开水从喉间咽下去，他觉得很受用，咳嗽不作，呼吸也平顺，几乎像没有病的一样。他迷恋这个仅有的境界，便只是靠着不动。其实也够可怜，这盏开水就是他的晚餐了！他年轻时候是有名的酒客，酒家楼上每晚有他的踪迹，与朋友猜拳行令，总要喝这么两三斤。回到家里，夫人早已准备着可口的酒菜，斟好了陈年花雕在那里等着。他便慢慢地独酌起来，或者随便看几行书，或者同夫人谈几句话，才举杯呷一口酒。这样的生活延续下来，没有变更，直到夫人离开了他的时候。但他依然喝酒，只在酒家喝。当初的酒伴渐渐地稀了，写一副挽联

或送一刀锡箔时，总引起一回感叹。后来酒客中间竟不容易遇到熟人了，他就不到酒客丛集的内堂去喝，只靠着临街的柜台独酌。猜拳行令的事全像渺茫的梦一样，单是看看街上来往的行人下他的孤酒。最近两三年内，除了固有的咳呛以外，又得了个呕吐的毛病。喝了酒回来睡，半夜里总被难堪的胃泛促醒；醒来时又酸又腥的水已涌到嘴里了。一阵呕吐之后，便是剧烈的哮喘。睡眠当然是无分了。张开眼睛，只见个无边的黑暗，仿佛永不会再见光明似的；闭上眼睛，便觉种种的恐怖和悲哀纷纷向心头刺来。他说不出什么，便是说，又向谁说呢？只有沉长地叹气。他请医生诊治时，医生断定主要的病因在酒，又问他小便可通畅。他说，小便很少，而且不大清。医生就说非戒酒不可。他也相信这是酒病，但晚上仍旧靠着酒家的柜台喝他的例酒。然而酒量越来越小了，喝不到半斤，便觉胃里满满的，一半也是怕夜半的呕吐，就停止不再喝。可是没有用，到夜半还是要吐。今冬吹了两天西北风，大气严寒，他觉得浑身都是不舒服。酒似乎变了味，喝到嘴里，只是咽不下去。这才和数十年的老伴告别了！呕吐却没有去，不论晚间喝一碗粥或是吃几个蛋饼，到夜半总是吐了出来。有几天晚间不吃什么，倒或可幸免。他有了这个经验，所以开水就成为晚餐了。至于不喝茶而喝开水，是因为近来觉得茶味也变了缘故。

一盏水喝完了，手心里温暖的感觉转凉了，他不得不站起来把盏放下。两脚实在太冷了，冷到有点痛。他便想，迟早总要度这难关，不如早点儿睡便宜了一双脚。一腔勇气鼓励着他，他就移动烛盘，把它摆在床前的椅子上。然后坐上床，冒

着险做那最困难的功课。咳喘当然不肯爽约，他才靠到床头，已咳得几乎气息不属了。

他耐着性，像魔难中的修道士似的，等待咳喘略停，便解开几个钮扣，或褪下一只衣袖。他的衣裳有许多污迹，也有几处地方破了毁了。自从他夫人死后，他偶尔添置一两件新衣裳就从衣店里买。一穿上身，沾了污迹也随它去，破了毁了也不管，从没有补缀这回事。直到污秽且破坏得不成样子，他昏花的老眼也觉察出来了，便再买一件来换上，那旧的就此作废了。

他横下来睡好，把被袂裹着身体的时候，喉间只有丝丝的细声了。更没有再动一动的力气，全身似乎一堆顽石，紧紧地压在床褥上。烛火已被吹灭了，黑暗蒙住他疲倦的双眼，可是没有蒙住他孤独的心。他的心仿佛如豆的灯火，颤颤地只是闪着，虽然微细，但燃烧开来，也可以成为烛天的大火。此刻他的心正在闪着，闪着，想起日间的情形呢。

这天早上，他按照平常的习惯，天一亮就挣扎着起床。明知这差不多特地招咳喘，但在黑暗中无论开眼阖眼，总是牢狱一般可怕，既然见了一点儿光，便不得不不顾一切地逃开。他穿好衣服的时候，差不多只有呼出的气了；身体靠着床栏，动弹不得；头只是徐徐颠动，帮助气的呼出。在灰暗的晨光里，他眼睛的周围隐隐现出个淡青的圈，倘若揽镜自照，或许要认不得镜中的人是谁了。幸而他好久不照镜子了，而且也不知道镜子在什么地方。

靠了好久，才移步到桌前，点上煤油炉，煮一点水。水壶

底积着很厚的一层煤烟，而且蔓延到壶壁壶把，他才一把握，便将手指染黑了一部分。他向来不注意这些，当然不能觉察。直到水壶里发出响声的时候，便把水倒在脸盆里，潦草地洗了脸。

于是戴上风帽，预备出去。那风帽是他的良伴，一年里大约只同它分别三四个月。石榴花开的时候，他还没有除掉它；人家穿着夹衣赏中秋，他早又把它戴上了。风帽是玄缎制成的，纬线差不多全毁了；积垢过多，发出亮亮的油光。他戴风帽极随便，一套上，扣一个钮扣，就算了。有时没有戴正，便露出个歪斜的面孔，引得街头的孩子们拍手大笑。

他关上门，按上锁，伸着索索的手向衣袋里摸一摸，才向外走。大门早已开了。在门口开成衣铺的丁裁缝正在那里扣钮扣，见了他照例地问，“老先生出去了？”

“出去了，”他照例地回答，一壁气息吁吁地只是走。寒晓的风扑面吹来，觉得胸次一清；但皮肤却似乎尽在那里紧缩，很不好过。他的背弯得更甚了，袖管对袖管镶拢来，两臂挟得紧紧。这样，他寂寞的衰躯就在清冷的街头走过去了。

他走到一家茶馆里，仅有两三个茶客默然坐着。伙计正在扫地，见他来了，便去绞了两把热手巾给他擦脸，再斟了一壶白开水来摆在桌子上。在茶馆里很少有喝白开水的，谁都喜欢喝一朝晨酽酽的茶，喝罢再去作事，便似乎分外有劲。可是，他的味觉变了，不能再喝浓烈苦涩的茶，只好喝一点淡而无味的白开水。喝白开水本来不必到茶馆，但是，不到茶馆又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世界虽大，仿佛处处拒绝他，唯有居室里的卧榻和茶馆里的椅子比较有念旧之情，还肯容他亲近。于是

他离开卧榻便到茶馆。

在茶馆里,可以说仅仅恋着那椅子了,此外的许多人物全同他漠不相关,一个人也不理他,他也不爱那里的任何一件东西。有些时候,许多茶客围着谈话,无非讲那应时的游赏,社会的新闻,政府的设施,等等。这就引起他无限的感慨:他们那样自得其乐,那样议论风生,仿佛故意表示一种正当盛时的骄傲,借以奚落他的孤独和昏老。于是永镂心头的过去的踪迹逐一展开,像画图一般。今昔对比,觉得现在的情况太不可堪了,便在固有的喘息中漏出一声长叹;眼睛里虽没有泪滴,眼光却凄然了。但是,他还是坐在茶馆里,不到别的地方去。

这天他在茶馆里吃了些点心,喝了两壶光景白开水,看看座客渐渐稀疏了;他们大半是彼此招邀,去开始赌博,借以消遣那多余的光阴,小半是干他们的业务去了。他也预备要走;然而走到什么地方去,却是个很费踌躇的难题——他每天上午离开茶馆之前照例要遇到这个难题。忽然想起了他的表侄女(他的仅有的亲戚),差不多三个月没见面了,便决意去看望她。去的动机当然不仅是看望:他病得很厉害,没有听到人家一句安慰的话,又不曾向谁倾诉过自己的病况,觉得这是比害病更难堪的苦趣。现在既想起了她,一腔热望便像火一般升起来,非马上看见她不可。她住得很远,走到她那里是万难办到的,他于是雇了一乘轿子。

他的表侄女是个很好的主妇,能把琐屑的家务处理得有条有理,又善于交际,得到一切人的欢心。她将近三十岁了,因为不曾生过孩子,而且善于修饰,看去只像二十刚过的人。

她颊上还显着处女似的红晕，眼睛也澄清且流利。她的丈夫华绥之是个中学教师。他们两个非常相爱。

这天下午，他们预备到一个朋友家里做消寒会。老先生轿子到时，她正在整妆。看他气息吁吁，便请他在软榻上坐。他发出含愁的声音，却好像孩子乍见母亲时的娇声，眼睛里放出求怜的光，道，“好久不见了，你好？”接着咳喘一阵，又努力地说，“我总有点难了！四肢没有力气，只觉身体越来越重。到晚什么东西都不能吃，吃了就是吐。咳喘又来得厉害，几乎不能动一动。总有点难了！”

她按着发鬓，端相他的容色，觉得很可忧虑，但嘴里还是很平和地说，“不要过虑，没有什么的。近来天气冷，老人家身体欠舒服一点儿是有的。待交了春，天气渐见和暖，就安适如常了。”

这几句话在他听来太平常了，很有点儿失望。心里想，“少年人真不明白老年人的苦处，我这样一副形状，我这样告诉她，她却轻描淡写说这几句！”他想着，心里便酸酸的了。因伸说刚才的意思道，“实在有点难！这不比往年，我自己很明白。”

她没有更亲切的安慰的话，只有重复刚才的意思说，“不要过虑，不要过虑，决不妨事的。”

他知道引起她的同情是无望了，便不再辩说，含糊地答应了她。随即靠着榻背养神。她笑着对他说，“今天在这里吃午饭吧，待我唤人去沽一点酒，伯伯与绥之同喝。”

“不喝酒，一点也不能喝。几十年来喝得太多了，到现在便没有我的分了！”他脸上只是惨笑。